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FRANÇOISE SAGAN

L'ÉTANG DE SOLITUDE

# 孤独的池塘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陈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FRANÇOISE SAGAN  
**L'ÉTANG DE SOLITUDE**

# 孤独的池塘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陈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56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池塘/(法)萨冈著;陈剑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短经典)

ISBN 978-7-02-008756-3

I. ①孤… II. ①萨…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3735 号

FRANÇOISE SAGAN

**L'É TANG DE SOLITUDE**

Original title **DES YEUX DE SOIE**

© Editions Stock, 2009.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in 1975

by Editions Flammarion

This Chinese version(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cy.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张志全

**孤独的池塘**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陈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5.25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756-3

定价:20.00 元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 目录

001	丝绸般的眼睛
018	小情郎
028	躺着的男人
036	陌生人
046	五次分神
051	树绅
057	一夜
061	名伶
067	风雅的死亡
075	捕鱼
080	穿着帆布鞋的死神
089	左眼皮
103	小狗之夜
110	罗马分手
119	街角咖啡馆
124	七点注射
128	意大利的天空
138	太阳照样落下
143	孤独的池塘
149	译后记

## 丝绸般的眼睛

杰罗姆·贝尔蒂埃把车开得飞快，他美丽的妻子莫妮卡不得不想尽办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才能不那么提心吊胆。这个周末，他们要去狩猎羚羊，是这事儿令杰罗姆雀跃不已。他热爱狩猎、娇妻、乡野，乃至将要去接的朋友们：斯坦尼斯拉·博安和他的女伴（自从离婚以来，他基本上每半个月换一个女伴）。

“希望他们准时，”杰罗姆说，“你觉得这次他会带个什么样的姑娘来？”

莫妮卡疲倦地笑笑。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希望这次是个运动型，跟你们打猎可不轻松，对吧？”

他大力点头。

“相当辛苦。我不明白，斯坦尼斯拉为什么还这么注重打扮，他这个年纪，总之，我们这个年纪……这会儿，要是他还没准备好，我们就要错过飞机了。”

“你从不错过任何事。”她说，笑了起来。

杰罗姆·贝尔蒂埃瞥了妻子一眼，再一次弄不懂她的言下之意。他是一个性感、忠贞、沉静的男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吸引力，但自从三十岁那年他们结婚以来，他就向这个女人——他唯一爱过的女人——承诺了一份最惬意、最安心的生活。可是，有时候，他也会问自己，在这份平静背后，在美丽的妻子静谧幽深的眼睛背后，到底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他问。

“我是说，你从来不错过任何事：你的生意，你的生活，你的飞机。所以我想，你也不会错过那只羚羊。”

“但愿如此，”他接上话头，“我可不想从猎场上空手而归，不过，羚羊是最难追捕的动物。”

他们在拉斯帕丽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前停下来，杰罗姆连按了三次喇叭后，一扇窗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窗前，做出夸张的欢迎手势。杰罗姆探出头大喊：

“下来，老兄。我们要误飞机了。”

窗户关上了，两分钟后，斯坦尼斯拉·博安和女伴走出门廊。

不同于杰罗姆的坚定、沉稳和果决，斯坦尼斯拉·博安身材颀长，肢体柔韧，脚步轻飘。而那个金发姑娘年轻漂亮又单纯，一看

就是典型的周末女郎。他们一骨碌地钻进汽车后座，斯坦尼斯拉开始介绍：

“莫妮卡，亲爱的，我向你们介绍贝蒂。贝蒂，这是莫妮卡和她的先生，著名建筑师贝尔蒂埃。从现在开始，你得听他指挥。这里是他的掌舵。”

大家客气地笑了笑，莫妮卡友好地与这个贝蒂握了握手。汽车向鲁瓦西机场的方向开去。斯坦尼斯拉把身体前倾，用有点尖利的声音问：

“出去玩高兴吗，你们两个？”

不等回答，他又转向女伴，对她微微一笑。他是那种迷死人不惜命的类型，有一点浪，有一点花，有一点坏。贝蒂显然为之倾倒，一味冲他笑。

“知道吗，”他扯着嗓门说，“我跟这个男人认识了二十年。我们在一起上学。杰罗姆总是拿一等奖学金，我们课间打架的时候，他的拳头又最厉害，而且通常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我从那时起就招人恨。”

然后，他开始说莫妮卡：

“我认识她十三年了。亲爱的，你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对。”

在前排，杰罗姆和莫妮卡似乎都没有在听。只是，不约而同

地，有淡淡的微笑浮上他们的嘴角。

“我离婚那会儿，”斯坦尼斯拉继续说，“特别伤心，全靠他们安慰我。”

此时，汽车正飞快地行驶在北方高速公路上，年轻的贝蒂不得不喊着发问：

“为什么伤心？是你的妻子不再爱你了？”

“不是！”斯坦尼斯拉回喊道，“是我不再爱她了。相信我，作为一个绅士，这可是骇人听闻的事。”

他把身子向后一仰，大笑起来。

然后，是鲁瓦西机场，地狱般的鲁瓦西。他们无比钦佩地看着杰罗姆高效率地换登机牌，登记行李，处理一切。三个人这么看着他，两位女士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被男人照顾的感觉，而斯坦尼斯拉则因无所事事而略失面子。然后，是通道、传送带，人们在玻璃镜面下鱼贯而入，成双成对地，像被冻住一样纹丝不动，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千篇一律的面孔。然后，在飞机上了。他们坐头等舱，一前一后。莫妮卡一直望着舷窗外的浮云，手中的杂志一页也没有翻看。杰罗姆起身离开，斯坦尼斯拉却突然凑近她，似乎要伸手指给她看窗外的什么东西，声音却在说：

“我想要你，你知道，想想办法，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但这个周末，我想要你。”

她眨了眨眼睛，没有回答。

“告诉我你也想。”他继续说，始终微笑着。

她转过脸，认真地看着他。可还没等她开口说些什么，飞机广播开始播音了：“我们将在慕尼黑降落，请回到您的座位，系好安全带，停止吸烟，谢谢合作。”他们对视了片刻，像是敌人，又像是恋人，他只好无奈地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杰罗姆回来了，在她身旁坐下。

大雨倾盆。他们租了一辆车，前往猎场木屋。当然，开车的是杰罗姆。上车前，莫妮卡做了个很贴心的举动，问那个叫贝蒂的女孩怕不怕晕车。贝蒂为此受宠若惊，连忙点头，于是就坐到了前排，杰罗姆的旁边。

一路上，杰罗姆的心情特别愉快。路面上铺满了落叶，下着雨，而且起雾了，他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开车。变幻的车灯，挡风玻璃的刮水器，和马达的噪音，在他与其他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但他并不介意。像往常那样，他感觉到责任，他像一个领航员一样，要带领这艘小小太空船的成员们驶向猎场木屋。他的车行驶着，加速、减速，载着四个生命，其中的他，一如既往地确保着所有人的安全。弯道非常难开，并且夜幕已经深沉。公路沿着峭壁延伸，被落叶松、冷杉和湍流包围。杰罗姆深吸一口窗外的空气，空气中，是属于秋天的所有气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弯道，斯坦尼斯

拉和莫妮卡都没有再说话。杰罗姆突然转过头对他们说：

“你们没睡着吗？贝蒂都在打鼾了。”

斯坦尼斯拉笑了笑：

“不，我们没睡；我们在看，我们在看夜色。”

“想不想来点音乐？”

他打开收音机，顿时，卡巴耶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充盈了整辆车，她在唱的是《托斯卡》。突如其来地，杰罗姆感到一阵热泪涌上眼眶，他下意识地启动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才得以确认，并不是秋天的雾气模糊了他的视线。忽然间，他对自己说：“我爱这个季节，爱这块土地，爱这条路，爱这辆车，特别是，我爱坐在我身后的这个棕发女人，我的女人。跟我一样，她听到这个女人的歌声，也会感受到同样的快乐。”

杰罗姆很少倾诉。他的话很少，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人家说，他是一个简单的甚至有些粗砺的男人。但突然地，此时此刻，他涌起一股冲动，想要停下车，走出去，打开后座车门，把他的妻子拥在怀中。而且，不管看起来多么傻，都要跟她说，他爱她。歌声越来越高，乐队随之奏起，仿佛被她的声音所牵引，所汇聚。杰罗姆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迷狂——这个词从来都离他很遥远——他调整后视镜，瞥一眼他的妻子。他想要看看她，就像平常听音乐会时，看到她静若处子、屏息凝神的样子。可是他一不小



心，把小小的镜片压得太低，镜子里照出的，是斯坦尼斯拉瘦长的手，按在莫妮卡的手上，掌心相扣。他立刻把镜子抬起，而音乐，仿佛随即变成了一个疯女人支离破碎的鬼哭狼嚎。有那么一刹那，他不再分清公路、落叶松和前面的拐弯。但是，很快地，作为一个行动派，他及时调整了倾斜的方向盘，稍稍减速，并且在同一时刻默默决定，他要坐在他身后的这个男人，这个金发碧眼、和他的妻子隐匿在夜色当中的男人，一句话，他要这个男人明天就死，而且是由他亲手了结。然而，这个男人注意到了他直勾勾的目光，这张此刻令杰罗姆心生憎恶的童年挚友的脸，很快地凑近他：

“喂，”斯坦尼斯拉说，“你在做梦？”

“没呢，”他答，“在听《托斯卡》。”

“《托斯卡》，”斯坦尼斯拉饶有兴致地接过话头，“唱到哪里了？”

“斯卡皮亚男爵出于嫉妒，决定杀掉卡瓦拉多希。”

“他是对的，”斯坦尼斯拉笑嘻嘻地说，“不然他也没别的选择了。”

说着，他向后一靠，和莫妮卡肩挨着肩。就在此刻，杰罗姆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收音机里激昂的合唱声渐渐平息下去，他微笑了起来。

是的，没有别的选择了。